

※ 荒木見悟教授逝世四週年紀念專輯 ※

追憶荒木見悟先生

野口善敬* 著 賴思好** 譯

憶起荒木見悟先生(1917-2017)，吾輩腦海裏皆會浮現不酒不菸、專心致志，窮極一生奉獻於學術的大學者身影吧！

先生以「本來性」和「現實性」¹為主軸之研究，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作為思想史之基準視角，至今學界仍然受用，此點毋庸置疑。另外，良子師母隨先生同行前往查找資料之時，總是坐於先生旁抄寫資料，以及不時替先生謄寫論文的身影等等，皆是眾人所熟知的。我所知道的荒木先生也與其他人同樣，恐難以描繪出其他截然不同之形象。

我雖為其門徒之一，乃所謂不肖弟子也。未嘗提出重要研究成果，或許不具談論先生之資格，但尚能臚列幾許先生與我之間的回憶，祈以本文作為報答先生恩情之萬一。

* 野口善敬，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宗務總長、花園大學國際禪學研究所所長。

** 賴思好，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¹ 譯者案：荒木見悟的研究以「本來性」與「現實性」作為分析的主軸，將牽纏回環「本來性／現實性」剖微入精，一方面突顯本來性之真如，並且深刻反思其現實現象，此研究視角至今仍深受啟發。詳參〈序論——本來性と現實性〉，《佛教と儒教》，頁3-7。其思想內涵的中文解析詳參廖肇亨譯註《佛教與儒教》之序論。一般人認識先生「本來性」與「現實性」的研究視角多從《佛教と儒教》一書開始，然在1951年出版的〈本來性と現實性——中庸と華嚴經に依る解明〉一文已可見。詳參荒木見悟：〈本來性と現實性——中庸と華嚴經に依る解明〉，《日本國學會報》第2期（1951年3月），頁80-88。荒木見悟：《佛教と儒教：中國思想を形成するもの》（京都：平樂寺書店，1964年），將近三十年後，作者又親筆修訂並發行新版，即《佛教と儒教》（東京：研文出版，1993年），中譯版參廖肇亨譯註：《佛教與儒教》（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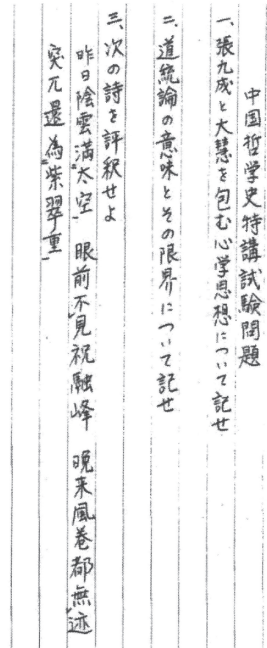
一、講座之試題

為撰寫本文，我揀出一只塵封已久之信封，其內均為荒木先生惠賜的書信與明信片等文件。

右邊手稿之照片為信封內資料之一，乃昭和五十六年(1981)二月十七日(星期二)——荒木先生退休前——於九州大學舉行最後一次研究所講座之試題。

一見即知，這些都是寫到天荒地老也無法完答的大哉問。然此非先生之筆跡，乃師母所書。

考試時間為兩小時，自早上十一點半至下午一點半。當時所寫之答案我已不復記憶，然此完全為荒木先生風格之命題。第一題是關於張九成與大慧宗杲，說不定是為我所出。第三題為南宋儒者張栻(南軒，1133-1880)之詩，彼時我尚不知此詩典出南軒，現今以電腦檢索電子資料庫後，方知其為《南軒集》卷五題〈晚晴〉之七絕。那個時代尚未有電腦，皆土法煉鋼以手翻查典故出處。伴隨科技之發達，至少於搜尋典故出處方面，我深切意識彼時與現今之便利性宛若雲泥。當然，(查到典故後)是否能如荒木先生般思索深意，則又另當別論……。



二、講座與演習

我進入九州大學中哲史研究室學習時，研究室的大學生無論是講座(大學生為主)或者演習(研究生為主)皆須修習，非僅上大學的課程而已。彼時學長嘗言：「研究所之課程全部出席是理所當然的吧！」令我非常吃驚。彼時課堂時間亦甚長，今之大學一堂九十分鐘，彼時一百一十分鐘。多數教師會縮短前後授課時間，然荒木先生的課幾乎依照規定之時間，如須略微提早結束，亦先致歉道：「雖仍餘些許時間……。」

大學時我對儒家術語一竅不通，皆胡念亂讀。研究所之演習課，聞之如異國

語，上課時幾呈半醒睡之狀態，不，應該說其實我常常就這麼進入夢鄉神遊。課後，學長們也曾告誡我：「你剛剛睡著了吧！」提醒我多加注意。

大學時初次負責之演習文本為《二程全書》，我將「釋氏」翻譯為「釋迦牟尼佛祖」²，令諸學長忍俊不禁。當然，荒木先生完全不動聲色（我深信之）。除了荒木先生的課，助教授町田三郎先生的《十三經注疏》、《韓非子集釋》演習課也是必修，我還修了福田殖先生的《莊子集解》、長節子先生的《李朝實錄》等課程。總之，每日浸淫於漢文，其中最艱苦者莫過於荒木先生演習課之預習。



閱讀宋明學術的漢文最費心力者在於查原典。彼時和現今不同，無法透過電腦使用資料庫之檢索系統，我常在研究室待到很晚，除了查《大漢和辭典》，亦得翻找《四書索引》、《五經索引》等等，尋覓線索。但即使查知典出何處，仍不明白多數句意，只得常常請教於諸學長。我考上大學之時，擔任研究助手的竹內弘行先生每日都於辦公室工作到甚晚，我遇不明之處前去求教，他總說：「我能教你的只有如何查辭典與索引，其他的部分就請自己思考。」誠如其言。

荒木先生之演習課，每次由一人主講，報告漢文典籍時每人負責四頁的份量，讀出所負責處之訓讀，並譯為口語，說明典故出處。最後，由荒木先生讀出正確的訓讀發音，其非特意糾正報告者之誤，而是教導正確之訓讀以及現代語譯。他亦常問：「此處為何意？」或「此處你們怎麼讀？」此外，亦有始料未及之問題，有次輪到我報告時，我顯然未列出典處，先生問：「此出於《孟子》何篇？」當時我心思：「咦，這裏有典故嗎？」先生並未對我發怒，亦無不善的語氣。然演習課後，學長則告訴我：「荒木先生其實很生氣！」思之悚然。

與演習課並行的工作是荒木先生指示我借出和刻本《佛祖統紀》，將訓讀記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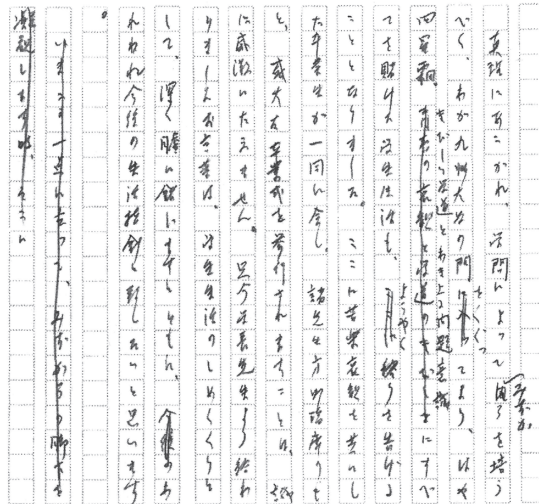
² 譯者案：據日文原文，野口善敬先生當時是將「釋氏」譯為「お釋迦様」。在日語的用法上，指稱信仰的神佛時，往往將其稱呼加上美化語「お」和敬稱「様」，表示對神佛的崇拜與尊敬，是一種比較口語的習慣說法。對於身為佛教徒的野口先生來說，這是再熟悉不過的稱呼，所以很自然地就寫入自己的報告。但這畢竟是學術課堂，因此讓課堂前輩們啞然失笑。

填於未標記之漢文並讀之。我不確定此工作對於讀懂漢文是否有用，然至少會讀部分《佛祖統紀》後，頗有助益於日後之學習。人生果無徒費之工夫。

三、修改「畢業致謝詞」

昭和五十二年初春，大學畢業前夕，荒木先生把我叫到跟前，對我說：「現在決定讓你在畢業典禮宣讀致謝詞。」此非因我的成績居全校之冠，或有何特出背景，單純僅是九大畢業典禮宣讀致謝詞之工作由各學科輪替，此回適輪至文學部，文學部內順位恰又輪至中哲研究室。儘管如此，先生叮囑「此為榮譽之事」，令我先擬初稿。雖然學校行政室給了我去年的手稿為範例，然於無電腦之時代，亦無法上網查找各類文例。我將慘澹經營的親筆手稿交予先生後，先生便即刻批閱並回覆原稿。此回稿與其稱之為滿江紅，毋寧言先生直接為我重寫一份新的講稿了。如下所引，前者為原稿，後者為先生所增改。

光陰似箭，四年之大學生活轉眼即逝，吾輩即將畢業，此皆託於諸位給予眾畢業生各種直接或間接關照之福，於此表達由衷謝忱。另外，今日校長先生予吾輩甚多有意義之訓示，吾等畢業生謹共遵教誨。



將先生的回稿打字，如下所示。

吾等景仰真理，以學問涵養自身，入九大庠序之門，已歷四星霜。於嚴峻學問之路與泉湧而出之問題意識上，孤注一擲之學生生活，亦將告落幕。於

此，悲歡與共之畢業生齊會，諸位師長亦慷慨蒞臨，得以舉行此盛大之畢業典禮，實不勝感荷。今日承蒙校長先生之訓誨，作為涵括大學生活之總結，吾輩將深切銘記於心，同時亦以此為吾輩今後人生之行事準則。

第二行後之內容某種程度上保留草稿原貌，至於實際如何，則請各位自行想像。與我之原稿相較，先生的修改稿誠是字字精彩，故我全依先生之修改，於畢業典禮朗讀此畢業宣言。雖然怎麼看、怎麼聽皆非我的文字語氣。

我在講臺上宣讀完致謝詞，最後念出「昭和五十一年度九州大學學士畢業生總代表野口善敬」後，小聲地喃喃自語了一句：「荒木見悟先生代筆」，儘管沒有任何人聽見。畢業典禮結束後，友人告訴我：「與研究生代表之致謝詞相較，你的更出色！」言雖若此，然全非我的功勞，荒木先生出手，文章出色亦理所當然！

四、諄諄教誨

非僅致謝詞，先生對我的論文亦甚多修改，當然不似致謝詞般極端，他主要針對措辭與提醒須補充之資料。

研究所時期，東洋史之川勝守先生曾對我說：「荒木先生向來善於照顧學生，掌握學生之情況。」感覺上，先生總理首於研究，無暇舉首周顧，然其實絕非如此。實際上，我於大學與研究所時期，荒木先生察覺我企圖開始頻繁翹課時，會帶數本書強借給我。我大概就像飛不出如來佛掌心的孫悟空吧！

我首次接受先生直接指導是在大學之時。大學三年級的秋天，我決定畢業論文以大慧宗杲為題，並向荒木先生報告，先生立即拿出自用之校訂藏經本《大慧普說》借給我，另外，還將順手借來之福岡教育大學藏和刻本《大慧語錄》之複印本借我複印。先生自用之書，有以紅色鉛筆所劃的重點與筆記等等，對我的學習皆極有助益。寒假時，我閉關於房內，閱讀大慧相關之資料，製作資料卡片。寒假結束，升四年級的春天，我把整理好的大慧禪特徵寫成三十五張報告交給荒木先生。此為我人生首篇類論文之作。先生即刻便回稿，其中夾一紙條如下所示。

如今見到此令人汗顏的原稿內容，實不值得一觀。先生於紙條指示宜廣收資料，乃理所當然；然進而言之，非僅歸納資料即可，我以為其意是，應當要有自己獨特的研究視角。

其後，經歷了研究所以及擔任助手之時期，我的研究對象從元代擴展至明清時

期。每當寫完初稿，我就理所當然交給指導教授荒木先生指正。荒木先生退休後，如果恰逢先生在家，則直接拿去他家，等他看完後領回；或先郵寄至先生家，日後再前去領取。

去先生家交稿請示時，先生總神速翻閱我的文稿後提問，以鉛筆修正，或起身將書與資料放入信封給我，告訴我說：「還有這些資料可以參考喲！」雖然多半是增強論點之資料，但偶爾亦曾在補入先生提示之資料後，與論文展開方向不合，主題因此變得煩雜而深感苦惱。但是也可以想成，如果因為一份資料而使論點崩潰，該文章根本不堪一擊；先生或許是藉此告知我論文立論之薄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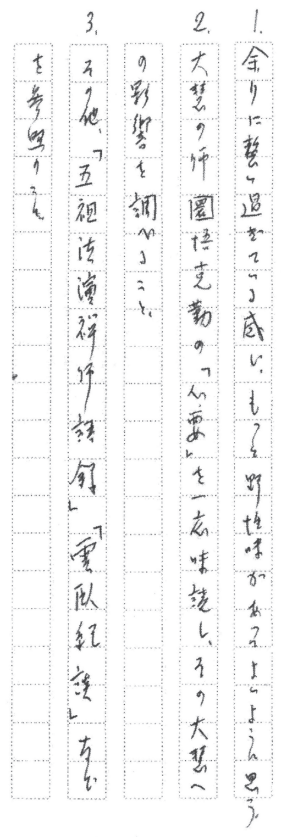
五、休 學

昭和五十四年春，即荒木先生於九州大學退休前兩年，已進入博士後期課程的我準備休學，至久留米市梅林專門道場掛搭一年。為了向先生報告此事，我便前往先生的辦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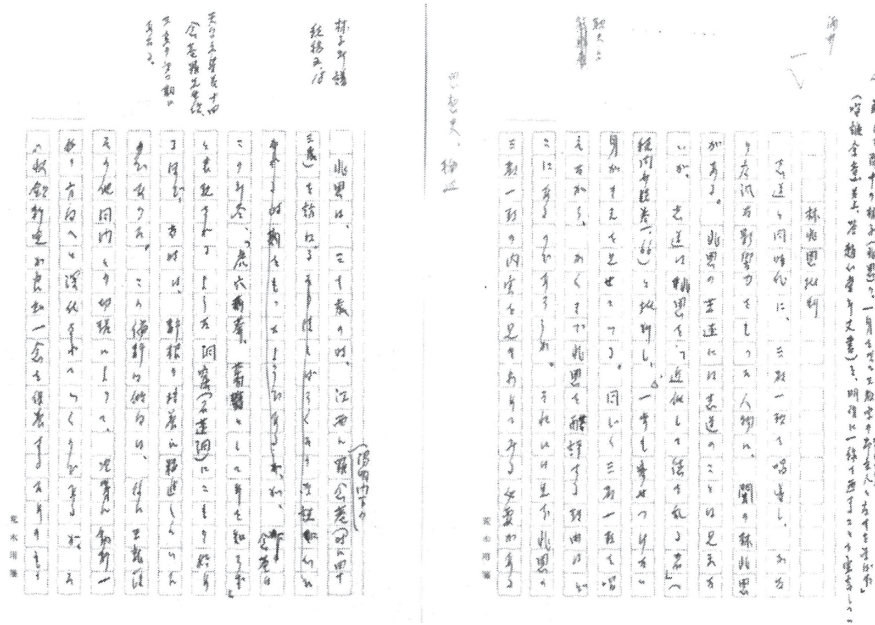
先生的大學辦公室無任何研究書籍與資料，研究工作皆於家中進行，非授課時間與教授會（大學教師會議）時，罕至學校。

我已忘了當時是課前或課後，前往先生位於二樓的辦公室報告準備休學之計畫。先生面露嚴肅地對我說：「這樣子啊！既然都要去了，務必要好好努力。」深切感知先生之思，他以為學術之基石，修行亦為要務。這些話之於本來只想用最低限度修行時間敷衍了事，以取得住持資格的我來說，顯得格外刺耳。離開先生辦公室後，亦去向時任助教授的町田三郎先生報告此事，町田先生僅說：「你真是個孝子啊！」某種意義上，雖然可能僅為普通回覆，然而實際上卻看透了我的真心。

休學期間，荒木先生陸續於八月出版《佛教と陽明學》（佛教與陽明學）（レグルス文庫、第三文明社）一書，十月出版《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の生涯とその思想》（明末宗教思想研究——管東溟之生涯及其思想）（創文社），持續發



表重大的研究成果。(下方照片為《明末宗教思想研究》〈八、東溟と林兆恩〉之草稿)



對我來說，在梅林寺修行的那一年，在各種意義上獲得許多收穫。所以成就今日之我者，無疑皆緣於那段修行。對此我並不後悔，唯有深深感謝。而於道場修行的這一年，正是占去了能修習荒木先生於九州大學講座與演習課最後兩年中一半的時間；錯失此機會，於今思及，略感惋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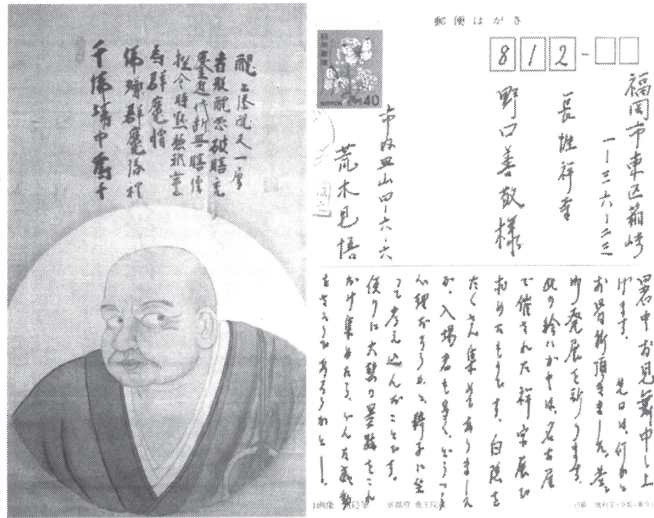
然相較於無法上課，更遺憾者為，自梅林僧堂修業完成，復學後面見先生時，先生問我：「修行如何？」亦無以回答先生有何大徹大悟之修行成果。

六、圖繪明信片

手邊保存的先生所寄之明信片中，只有一張是圖繪明信片。因郵戳僅半截可識，確切時間不明，但自前後堆疊之明信片郵戳推測，似為平成初年所收。其文如下：

盛暑問候。前日蒙你費心，祝你今後前程遠大！此圖繪明信片乃於名古屋舉辦之禪宗展所得。此展收集甚多白隱之物，參觀者亦甚多，我坐在椅上深

思，揣測眾人出於何心來此觀展。倘若能收集大慧禪師之墨跡這般多，則何其振奮人心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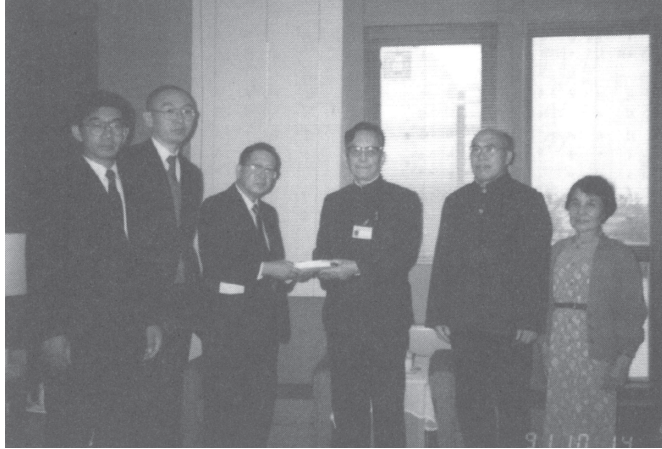


如奇蹟般，今年適逢白隱慧鶴禪師逝世二百五十週年紀念。近年來，經由芳澤勝弘先生等人之研究，吾輩得以對白隱禪有更深的了解，各地舉行的展覽會亦使其於國內外皆大為知名。以我身為宗門僧侶的立場而言，對於被視為日本臨濟禪中興之祖的白隱禪師，與集看話禪大成、對中國思想史產生絕大影響的大慧宗杲，二者誠難以相較。故重讀先生之明信片，不禁令我心頭一震。姑且不論時光推移與對白隱禪師評價之進展（荒木先生將大慧宗杲與現今評價極高之白隱慧鶴並較，且給予大慧宗杲極高之評價），此超然客觀的立場之研究者視角，是身為僧侶研究者的我所永遠無法言說的。

七、北京圖書館的資料調查

平成三年(1991)十月，我與荒木先生伉儷同往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查找資料。我主要目的在於查找陳垣《清初僧諍記》中引用之未見書籍。當時在北京圖書館閱覽善本書頗為困難，恰於中國人民大學留學的難波征男先生予以極大協助，得以經由人民大學張立文教授之介紹入館，亦得見時任館長之任繼愈先生。當然我僅為單純之隨行人員。（下方照片攝於北京圖書館館長室。右起為荒木

良子、張立文、任繼愈、荒木見悟、野口善敬、難波征男。)



館方帶我們進去善本室後，一如既往，先生一秒鐘都不浪費，以驚人之氣勢翻閱調出之書與微卷資料，有時會停下目光，以鉛筆與旁坐的師母一起抄寫。



我手邊資料中，有荒木先生親筆之〈北京圖書館往訪記（草稿）〉原稿（上附照片為首二張）。十二張兩百字稿紙之短文，或已於某雜誌刊登，相較我的隨筆所記，讀此文稿，便了解當時之情況。此文稿未寫道：「吾等讀畢此八本書，然所帶回之資料欲如何運用，又是一道留下來的課題。恐尚得再見她們一次。」先生書此

感嘆。

「她們」指的是北京圖書館閱覽室的館員。我們事前申請二十五部資料，很遺憾最終僅得見八本。當時先生已屆七十四歲高齡，在那之後就沒能再去北京圖書館了。

我懷著和老師同樣的遺憾。其後，經由與中國社會科學院陳智超先生（陳垣先生之孫）交流，得以入手幾種善本的影本。目前北京圖書館已有部分善本公開於網路，甚易見之。現今學者當思感激。

八、結 語

拜訪荒木見悟先生家的時機，除了拜年，必是與研究有關之事。尚為學生時，與先生對話總有莫名的恐懼，除了請先生協助看稿外，並不特意前往先生家。先生古稀之壽時，欲登門祝壽，他說：「有此閒工夫，不如讀書！」先生授勳之時³，還特意致電給我，再次斬釘截鐵地告誡：「什麼都別做！」我年紀稍長後，若恰巧至先生家附近辦事時，偶爾亦未經聯絡即逕行造訪，先生伉儷皆親切接待，誠銘感於心。然先生始終一貫於學術相關話題外，不及於其他。論及學者或學界之話題時，我若批評其他老師，話題隨即改變。誠如不斷累積一己修行，堅守自讚毀他戒之禪師。

此外，先生論文之正文亦不愛指名批評他人意見，切要者在於揭示正確事實；若與他人文意相左，至多僅於註腳處提醒。

《論語·憲問篇》有一名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荒木先生與同樣拜於楠木正繼先生門下之岡田武彥先生，正不同意義地體現此語。

白隱禪師乃五百年方現之逸才，荒木先生或亦如是。我作為先生之門徒，深感努力不足而慚愧萬分。

（原文〈荒木見悟先生の思い出〉，收錄於《中國哲學論集》第43號〔2017年12月〕，頁80-99。）

³ 譯者案：當指荒木見悟先生於1990年受勳日本國家「勳二等瑞寶章」之事。先生於2017年（平成29年）3月22日逝世後，同年受勳「正四位」。分別參見〈平成2年5月1日〉，《官報》號外第47號，頁1；〈平成29年4月28日〉，《官報》第7009號，頁9。